

大竹与垫江,以明月山为界,又因明月山相连。早年间,大竹坊间流传的“你是垫江老师傅,那句带着乡土戏谑的俗语,久而久之竟成了暗带调侃的方言密码,成了两县山水相依的有趣旁证。前些天受垫江县作协黎美剑主席的邀请,参加了川渝作家看垫江文学采风活动暨垫江县作协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这场跨越川渝的文学之约,让我在采风途中读懂了明月山两侧从民俗相通到发展共生的深厚情谊,还意外收获了一段流传百年的对联趣事。

采风间隙,垫江文友娓娓道来一段佳话:清代上京赴考的梁山张举人与垫江李举人,途中相遇互夸家乡,约定以对联分高下。张举人灵机一动出上联:梁山栽大竹不必邻水,巧妙嵌入梁山、大竹、邻水三个川东县域名,既点明地域关联,又暗含“家乡好物无需借邻县之名”的底气,李举人也不甘示弱,随即对出:垫江人长寿何惧丰都,以垫江、长寿、丰都三地呼应,既赞家乡人杰地灵、福寿绵长,又以“不惧丰都”的诙谐彰显豪迈,一联一对间满是文人智慧与乡土情怀,让人拍案叫绝。这段趣闻不仅印证了川渝两地文脉相通、趣味相投,更让两县的联结多了一层文雅浪漫的印迹。

明月山这座联结两县的山脉,藏着千年往来的印记。道光《垫江县志》记载的“垫合古道”,从垫江老县城西门出发,经三百梯、六棱碑等节点翻过山脊,便踏入大竹境内的合面铺,石板路上曾印满挑煤运货、走亲访友的足迹。如今,古道虽已渐行渐远,但随着川渝合作明月山示范带建设的推进,梁平、



垫江三合湖湿地公园。

## 明月山畔双城记

□文/图 吴华

垫江、长寿、邻水、大竹、达川、开江等地的往来日益频繁,便捷的交通网络取代了昔日的石板路,却让明月山作为纽带的本质愈发鲜明,从昔日的人力往来,升级为今日产业、文化、民生的深度交融。

垫江的厚重与鲜活,在古今对比中愈发立体。作为千年古县,1468年的建县史,沉淀下耕读传家的底蕴,而新时代的浪潮更让这里焕发新生。此次采风的首站是重庆长安汽车综合试验场。踏入这座占地数千亩的现代化试验场,纵横交错的测试道路如蛛网般铺开,高速环道、坡道、涉水路等各类测试场景一应俱全,穿梭其间的试验车辆,时而疾驰如风,时而精准完成复杂路况测试,引擎在轰鸣中透着科技与严谨。这是我首次近距离接触汽车出厂前的“终极考核场”,了解

到每款轿车都要经过成千上万次性能、安全、耐久性测试,才能获得科学数据支撑走向市场。当得知这座试验场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汽车综合测试的空白,更成为垫江县招商引资的标杆项目时,对垫江决策者的远见卓识深感敬佩,也让日常驾车的我们,对脚下的车轮多了一份安心与信赖。

三合湖湿地公园,勾勒出了垫江生态宜居的民生温度。上次参加七区县非遗展演活动时,我有幸入住湖畔酒店,亲身体会过湖畔美景的惬意。漫步湖畔,碧波荡漾的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环湖步道旁草木葱茏,亭台楼阁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很难想象这里曾是闲置地块,如今已蜕变为集生态涵养、休闲娱乐、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让千年古县在现代化进程中守住了绿水青山。

更令人动容的,是这片土地上从未断绝的文心传承。此次采风最意外的惊喜,莫过于沙坪镇白杨村那群农民诗人和他们的《山泉诗刊》。三十多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凭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字的执着,自费创办诗刊,用质朴的语言书写乡间的烟火气。翻开刊物,田埂上的露珠/是太阳遗落的星星,锄头在地里翻卷/种出四季的期盼,这些接地气的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饱含对土地的深情、对生活的体悟,灵动而纯粹。他们白天耕耘劳作,夜晚挑灯创作,把田间地头的所见所闻、喜怒哀乐化作诗行,让文学之花在乡间沃土静静绽放。这份不掺杂质的文学坚守,让同为文学爱好者的我们深感动容。

从一句跨山流传的俗语,到一副巧嵌地名的对联;从古道上的蹒跚步履,到产业协同的加速奔跑;从农耕文明的质朴传承,到乡土文学的蓬勃生长,明月山两侧的大竹与垫江,早已超越了地理分界。垫江的古今之变,是川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生动缩影,这里有历史文化的根脉延续,有产业升级的铿锵步伐,更有邻里相亲的温情流淌。再提及“垫江老师傅”,已不再是单纯的方言趣谈,更成为了串联起两地过往与今朝的文化纽带。此次垫江之行,是一次文学的交流,更是一次思想的碰撞,同为明月山下的邻县,大竹在文学普及、乡土文化挖掘等方面或许还有可借鉴之处。这份来自垫江的感动与启发,将化作我们前行的动力,推动两地文学界在川渝合作的浪潮中携手共进,让明月山畔的文心之花愈发绚烂。

## 嘉陵桑的光芒

□席维涌

在重庆市酉阳县铜鼓镇九龙山,我恍若踏入了桑树的王国,绿树与洋楼成为这片天地的点缀。万亩桑园碧波翻腾,与天际相拥;百万株桑树整齐排列,恰似操练有素的士兵。微风拂过,枝叶沙沙如号角吹响,眼前似有万马奔腾的壮阔,恍惚间战鼓声萦绕耳畔,回荡于山谷之间。

高台上的桑树王尤为夺目。树尖如剑直刺苍穹,尽显豪迈之气,树干如水桶般粗壮,高达6米,巍然屹立,宛如镇守一方的定海神针,树皮皴裂,沟壑纵横,苔藓从裂缝中探出脑袋,为沧桑的树身增添了几分生机。历经修剪的伤痕与蓬勃生长的新枝相互映衬,诠释出一种别样的枝繁叶茂。若不是树上悬挂的牌子标注,谁能想到这棵树已有90年的树龄?当问及品种,采桑女一脸茫然,只知晓这株桑树扎根于仪陇这片红土,园区里栽植的是“强桑”和“农桑”。联想到铜鼓是朱德恩师刘寿川的故乡,

我暗自推测,这株桑树王当属嘉陵桑。

在朱德故居右侧,也有一片桑园。最长树龄超过百年的老桑,树冠丰满粗壮,树皮裂纹遍布,苍老中透着倔强的生机。这些源自嘉陵江边的桑树,是朱老总亲手引进的,被群众亲切唤作“嘉陵桑”。

栽桑养蚕,朱德从小就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支撑他读书的主要经济来源。1906年,朱德在顺庆府官立学堂读书期间,省吃俭用攒下零花钱,寒假返乡时跋涉二百里,背回300株良种桑苗,悉心栽种在大湾一带的坡地上。

1960年3月,朱德回到阔别52年的大湾旧居,指着坡地上的嘉陵桑,语重心长地对乡亲们说:“别小看了桑树,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摇钱树啊!蚕粪能肥田,桑枝可当柴,桑葚能入药,蚕茧还能卖钱。”

朱德倡导的栽桑养蚕事业,对家乡的养蚕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老家马鞍镇琳琅村,迅速掀

起了种植嘉陵桑的热潮。男女老少齐上阵,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种下了桑树,这里成为全县赫赫有名的养蚕示范点。在朱德故居左侧双柏树下面的碾子田,当时还建起了一排蚕房。

时光流转,嘉陵桑历经改良,绘就出丘区农业的新画卷。汉乐府中“采桑女”的身影早已远去,如今仪陇蚕桑产业园的采桑女,头戴草帽,肩挎背篓,叶满筐箱花满簪,低头微笑出桑阴。她们的双手在桑叶间灵巧翻飞,仿佛在弹奏一曲丰收的乐章。

曾几何时,杂草占据了沃土,疯狂滋长蔓延。蚕桑产业园如一道光,照亮了农民的愁容,指引他们走出了阴霾。土地挣脱了荒草的桎梏,成为年年有租金回馈的香饽饽。

曾几何时,大爷大妈们紧锁眉头,捉襟见肘时只能拨打电话,催促在外务工的儿女寄钱回家。蚕桑产业园如一把刀,斩断了留守农民的困窘。桑园里奔跑的身影伴随着鼓起的钱包,让他们底气十足地对儿女说:“我领工资了,家里不用你们操心。”

曾几何时,村庄拉不回年轻人

渐行渐远的背影。如今在外的游子纷纷返乡创业,承包桑园,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初的火种从九龙山村燃起,紧随其后,仪陇10多个乡镇建起7万余亩优质蚕桑基地,催生了坐落在工业园区的现代化工厂,布碧丝。

走进缫丝车间,科技感伴着中央空调的凉风扑面而来。每一台自动缫丝机,两个车头像展开的翅膀,两人守着车头送茧索绪,六人专注接补断丝。机械手精准地挑起蚕茧,抽拉出的银丝如流水漫过轮盘,剥下的蚕蛹便悄然滑入收容器。女工们眼波流转如梭,指尖起落似电,一个人从容驾驭80绪轮盘,洁白的蚕丝悠然转动成一圈又一圈。

工厂连着基地,从栽桑到养蚕,从缫丝到织绸,从印染到制衣,一条完整产业链贯穿始终。桑叶在时光里辗转,最终化作霓裳,完成一场从碧绿到锦绣的蝶变。

看着眼前交织的画面,我忽然明白,无论是“强桑”还是“农桑”,在仪陇,都是嘉陵桑的延续与新生,年复一年萌发的新叶,绽放着璀璨的时代光芒。